

卧龙生真品全集

剑气洞彻九重天

太白文艺出版社

下



卧龙生真品全集

剑气洞彻九重天
下

(台湾)卧龙生 著

目 录

下

第十五回	罗兰侠独战神力鬼·····	(409)
第十六回	迎决战众侠传武艺·····	(436)
第十七回	众侠士神功斩魔头·····	(473)
第十八回	诛蛊人少侠奇少林·····	(498)
第十九回	汴京城防医得真言·····	(526)
第二十回	入深山三侠练神功·····	(548)
第二十一回	豆儿庄江枫引高手·····	(564)
第二十二回	入虎穴双探天马堂·····	(592)
第二十三回	江少侠施术收蓝风·····	(617)
第二十四回	老方丈伤愈赠神剑·····	(635)
第二十五回	大决战解体天马堂·····	(657)
第二十六回	梅花女歼敌断香魂·····	(686)
第二十七回	大教主假和差蓝风·····	(712)
第二十八回	江少侠计劝雪霜女·····	(736)
第二十九回	古庙旁突降青松林·····	(762)
第三十回	雪霜女力劈四侏儒·····	(788)
第三十一回	尾 声·····	(812)

第十五回 罗兰侠独战神刀鬼

梅花厅中门窗紧闭。

春花四婢，守住前后窗口。

秋花二女，守住厅门口。

荷花、菱花却分站在一个全身黄衣的女人身侧。

本来，这些花婢以春、夏、秋、冬四季排名，秋花双婢的身份，远在荷花、菱花之上，但以现在情形看来，荷花、菱花的身份之高，双远在秋花双婢之上。

“弟子梅花，叩见三宫主……”推门而入的梅花，第一件事就是对那黄衣女人跪拜下去。

江枫没有跟着行礼，暗中提聚了真气，运劲若钢，使全身的肌肉绷起，以防备突然而来的偷袭，连呼吸也调到了最平稳的境地，任何毒香、迷药，也无法使他立刻晕迷过去。

经过几次突然而来的搏杀，张四姑谆谆告诫，江枫也不敢稍有大意。

但见木椅转动，似是那黄衣女人，正在转过身子。

但声音却似从大厅一角处传了过来，道，“不用多礼，你主持洛阳居，花了不少心血，很辛苦了。”

梅花站起身子，垂手而立，恭恭敬敬的应道，“弟子惭愧，不能为师长解愁分忧！倒是菱花妹子，暗中帮了不少的忙，才保住了洛阳居这点基业。”

声音又从大厅中的另一角传了过来，道，“天马堂动员到副总堂主的身份，你们还能立足在这里，未被杀死，赶走，已经很不错了……”

江枫心中明白，声音由大厅一角传过来，是三宫主存心卖弄，

束音成形，利用回音，造成的错觉，听起来，好像那声音由梅花厅外透墙而入。

一个女人，练成了如此深厚的内功，其他技艺的成就，自更不凡，不禁他细细打量对方两眼。

这一看，顿有着诡秘难测，心生恐惧的感觉。

原来，以江枫的目光，竟然无法分出这黄衣女人面向何方而坐。

她像一个圆圆的不倒翁般，竖立在椅子上，双手双脚，都被那件黄袍掩遮了起来，整个人变成了一根圆筒。不但无法分辨出正面、背面，连侧面也无法分得清楚。

怎么看，椅子上坐的都不像是人，而是一截黄布掩住的木头。

这是什么武功，目的何在？

以江枫的技艺成就，竟无法辨识出来？

“你就是韩霸，洛阳居的副总管？……”

这一次，声音由那黄布掩遮中发出，柔媚清丽，非常悦耳。

“不错，在下韩霸。……”

“你知道我是谁吗？”

“不知道，梅花姑娘守口如瓶，她既然不愿说，在下也不便多问了！”

“师父……”站在木椅旁侧的菱花突然接道，“这个人狂傲的很，有些目空四海，眼中无人……”

“所以，他才能击败天鹅，又杀了一只喜鹊，你大师父手下弟子三条龙，被他整死了两条……”

说话之间，人像爆米花一样，突然弹散开来，一件黄色的长袍，飞上了屋顶，平平整整的贴在了屋顶上。

木椅上，出现了一个人，一个美丽动人的女人。

本来在一袭黄袍掩遮下，有如一截枯木的形象，完全改变，变成了一身翠绿的紧身劲装美人，绿的像初春发出的嫩芽，裹着一张白里透红的脸儿，江枫怎么看，也不像二十岁以上的人。

只见她举起细巧修长的玉指，理一下鬓边的散发，接道，“你也

杀了天马堂中的人？真是胆大包天！”

“没有法子啊！我如不杀他们，他们就非要杀我不可，为了自保……”江枫道：“在下只好杀人了！”

“果然是很好的理由……”绿衣美人微微一笑，突然转过话题，道，“你好像戴了人皮面具？”

“不错！很精巧的面具，很难看出破绽，但被你三官主瞧出来了……”江枫道，“你派来杀我的六大杀手，都没有见过我真正的面目，在下只要取下面具，纵然对面相逢，他们也认不出来，何况，他们已六去其四，看来，贵官杀我韩某的打算，只怕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急着要杀你的，已不是我们了，天马堂、天王门，都不会放过你……”三官主笑道，“天下武林中最强大的三股势力，全都被你得罪了，我想不出天下那里还有你立足之地？”

“说的也是，目下也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江枫道，“希望他们不要逼的我无路可走才好，一旦逼急了，在下只有放手杀人……”江枫道，“我不想杀人，但更不想死，两者之间，逼我选择，在下就只好杀人保命了！”

说的很明白了……”三官主道，“不过，口气太狂。”

“忠言逆耳，真实的话，本来就不太好听……”

“大胆！……”菱花怒声喝道，“在三官主的面前，也敢如此的放肆，当真是不知死活了……”右手一挥，一道寒芒，飞向江枫，人也跟着冲了过来，一指点出。

江枫似是存心卖弄，左手一扬，接住了一柄飞刀，右手挥动，竟然抓住了菱花的右腕。

菱花还想挣扎，但工枫右手微一加力，菱花立刻全身酸麻。

江枫对菱花早有成见，诚心给她点苦头吃，暗中加强内力。

菱花立刻脸色惨白，疼的一身冷汗，但这丫头，也有一股很劲，硬是咬紧牙关，不哼一声。

“够了！她已经到了忍耐的极限……”三官主说。

“再不停手，她就会哭出来了，你能击败天鹅，打死喜鹊，又杀

了三龙之二，已经用不着再在我面前展现武功了，菱花根本不是你的敌手，胜之不武……”

“我只是惩罚她的无礼……”江枫道，“出手就是一记飞刀……”

“好了，放手吧！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对付你，我才是你的敌手……”三宫主道，“我以真面目和你相见，就是存了一决生死之心，今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江枫放开了菱花。

菱花心中才明白，自己的武功和对方，差距太大，这不是拼命的事，武技造诣到了某种距离之后，不是搏斗，而是送死。

“我们之间，为什么一定要分出生死呢？……”江枫道，“有这么深仇恨吗？”

“有！你杀死了我大师姐两个弟子……”三宫主说，“又当我之面，羞辱了菱花，只这两项，已然该死，何况，你又杀了我派来杀你的四个杀手！”

“这么说，似已无回旋余地了……”江枫道，“三宫主请出手吧！在下舍命奉陪。”

三宫主挥挥手，道，“你们都退出去，没有听到我的呼叫，不许进来……”

如是三宫主死了……”江枫道，“我也会知会诸位一声。”

梅花看了江枫一眼，悄然退了出去。

菱花走在最后，拉上窗帘顺手还带上了房门。

虽然是大白天，但房中立刻暗了下来。

江枫心中暗忖：“她要如此暗淡的光线之下动手，不知要施展什么歹毒的暗器了，倒是不可大意。”

“韩霸，取下你的人皮面具来，我要看看你的真正面目？……”三宫主道，“你有如此一身武功，绝非无名之辈。”

江枫一个转身，取下脸上的人皮面具，道，“恭敬不如从命，三宫主请看个清楚……”

那是一张令人心醉的英俊面貌，尤其是双目中射出的一片情

焰，立刻燃起了潜藏在心底深处的欲火。

三宫主看一眼，立刻警觉，道，“惑心术，你是天狐门中人？”

急急转过脸去。江枫微微一笑，道，“听说三宫主的媚术，已进入至高境界，在下不能不未雨绸缪，早作准备了……”

“那头老妖狐，果然把‘惑心术’传了下来，而且传给了男人……”三宫主道：“天狐武功，一向传女不传男，她竟然背弃门规……”

“三宫主言重了……”江枫道，“惑心术谈不上玄门正宗，但你们的媚人之术，更是旁门左道，但他们都是一种武功，既是武功，自然可用来一决胜负，咱们就以这两种武功拼一场！看看在下拜倒你的石榴裙下呢？还是你三宫主屈服在惑心术下？”

“这样拚下去，立刻就见胜负……”三宫主道，“其他的技艺，就无法施展了。”

“三宫主的意思是……”

“咱们先以真正的武功，拼搏一阵，不论谁胜谁负，再以媚术作最后决战……”三宫主说，“连胜两阵者，败的自然心服，如是各胜一阵，今日之战，就此罢手言和，再约期一决胜负。”

江枫微微一笑，道，“以真正的武功一决胜负，在下十分赞成，至于改期再战的事，恕难从命了……”

“你是说，我们今日之战，一定要分个生死出来了？”“还有一个结果，那就是三宫主以武功或媚术制住了我，成为三宫主裙下的不二之臣，……”江枫道，“或者三宫主成为在下的忠诚伙伴……”

三宫主缓缓转过脸儿。

原本娇着春花的一张脸，此刻却变的一片铁青。

这张脸的形状，并没有什么改变，只是脸上的颜色变的十分怪异，看起来，就完全不同了。

一个美女的组合，除了面形轮廓、身材、气质、均匀的肌肉骨骼之外，颜色也是极为重要的部分，发如飞蓬，面似淡金的美女，似乎是还未见过。

江枫顿觉着‘惑心术’再也无法施展下去。

原来，这一种武功竟也有拘限的对象，它的威力在双向沟通，至少，柏术的对象，不太让人讨厌……。

但现在的三宫主，却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

整张脸青中透绿，脸上的肌肉，也一片僵硬，似是那一转脸间，戴上了一个又厚又硬的面具。

但江枫却知道，三宫主没戴面具。

因为，她的双目中也发出了绿色的光芒。

面对着这么一个形同鬼怪的人物，江枫的惑心术，已完全无法施展。

江枫心中明白，这是一种武功，抗拒惑心术的武功，但在双方对敌之时，施展出来，这种武功必会另有妙用。

看来，内宫一系中人，对抗拒天狐武功似是早有准备了。

天王门同出一源，自然也有了抗拒‘惑心术’的办法，只不过，还未能传遍弟子。

事实上——

把一个绝美的女人，变成如此难看的形状，习练这种武功的本身，就是一种很大的痛苦，必须要具有大定力的人，才肯习练。

三宫主就是具有极大定力的人，她习练出最高的媚术，把女人的怒力发挥到极致，作为征服男人的利器……。

但也肯习练使美丽、曲扭、变形的武功……。

江枫立刻提升了对三宫主的评断力。

她不是那种只知运用媚术的女人，而是具有了多种技艺的强敌……。

天王门分袭为二，内宫一系似已是自立门户，但他们仍能和马堂分庭抗礼，最重要的一种技艺是具有抗拒‘蚀心魔音’的神功。

无相大师的‘大悲梵唱’是蚀心魔音的克削星，它由佛经的降魔咒中演化出的一种内家神功，清心醒脑，使迷乱的神智恢复……。

内宫一系中组不会‘大梵凡唱’，他们凭什么抗拒蚀心魔音？

但他们若有所恃，天马总堂竟然无法施展出‘蚀心魔音’让内

功一系中人变节。

这绝非天马总堂的慈悲，而是他们有着抗拒魔音的技艺。

思念及此，江枫心中大大的震动起来，天马堂是劲敌，天王门和内官中人，更是不可轻视。

他们具有的奇功、技艺，绝不在天马堂云集的群魔之下。

“韩霸也不是你的本名了……”三宫主说，“天狐绝技惑心术也不是无术可破，……”

“不错，三宫主自下这副尊容，在下确实让惑心术失去效用，……”江枫道，“但三宫主的媚术，也是无法施展了。”

“我要以真实的武功折服你……”三宫主双目中闪起了凌厉的绿光，接道，“内官中人，大都是女流之辈，可不是全仰仗姿色诱人，你杀害了三龙之二，自非弱手，不过，他们轻敌大意，也是败亡的原因之一。”

江枫点点头，道，“不错，他们如全力戒备，我那出手一击，也许不能得手，但他们绝不是我的敌手，二十招内我可以轻易的搏杀他们。”

“所以，现在，我要以真本领，硬功夫，试试你的武功成就了！”

右手一扬，拍了过来。

她举止轻灵，这一掌，也不见任何力道。

但让江枫震惊的是，三宫主右掌这上，竟然也泛起一层绿色的火焰，包围在掌指上。

江枫原准备硬接一击，但却临进改变了主意，双肩晃动，施出‘风摆枯荷’的身法，避开了一记掌势，但却运气左肩之上，使衣服胀起，触接了一下擦身而过的掌力。

“韩霸，我似是低估你了，你艺高胆大，却又能如此的谨慎，……”三宫主说：“果是一个可怕的劲敌！试验出什么没有？”

“是一种极度阴寒的武功，……”江枫道，“掌风冷风冷厉如针，似是要洞穿肌肤，三宫主……”

“韩霸，看来你认不出这是什么武功？……”三宫主微笑说道，“这好惨又高估你了。”

双掌疾展，攻了过来。

江枫心中十分懊恼，忖道，“如若大和尚、张四姑有一人在此，一定可以认出她的武功。”

心中念转，双手也展开了凌厉的反击。

他不知对方用的什么武功，变的十分小心，默运无相神功，真气满布全身，连一处毛孔，都在神功保护之中，而且，小心翼翼的，不接对方掌势。

但见绿色的云气，愈来愈冷，似是整座的梅花厅，都在一种绿气笼罩中。

可是江枫全身都在无相神功保护之下，一点异样的感觉也没有。

三宫主挥动的双掌，逐渐的慢了下来，头上泛现出汗水，似乎是这一阵猛攻，耗费了不少的气力。

“韩霸，你不但狡猾，而且很阴毒……”三宫主突然停下了手，脸上的绿气也似是在逐渐的消退，气忿地说道，“你用的什么武功？护在了周身的毛孔，……”

江枫顿有所悟，忖道，“原来她这阴寒之气，不用直接伤人，是由毛孔中侵入人体，我以无相神功，护住了全身，使阴毒无法侵入体内，这真是歪打正着了。”

就在他忖思之间，三宫主已穿帘疾掠而去。

窗外传来了一声惊叫，紧接叶通一声，似是有人摔倒的声音。

江枫迅速的戴上了人皮面具，梅花已推门面入，看到江枫无恙，才长长吁一口气，道，“三宫主呢？”

“走了……”

“你伤了她，是吗？……”菱花缓步行了进来，接道，“你赢了，但你会遇上更强烈的反击。”

菱花突然反手一掌，拍向天灵要穴。

江枫一伸手，抓住了菱花的右腕，冷冷说道，“你干什么？”

“死！……”菱花道，“我知道你不会放过我……”看了梅花一眼，接道，“我不会背叛师门，所以，也不会告诉你秘密，与其忍受诸

般痛苦、折磨，何如一死了之。”

“在下没有败，三官主也没有败……”江枫道，“我们这一战应该是不分胜负！”

“那……我师父为什么要匆匆离去……”菱花奇道，“何况，她带来的人，还未出手！”

江枫心中忖道，“原来，她还带有帮手。”口中却冷冷说道，“我想是，她不愿见到你们吧！”

“不愿见我们？……”菱花大感不解的说，“为什么呢？”

只见桃花、兰花扶着杏花缓步行了进来，李花紧随其后。

菊花、桂花也随着行入了厅中。

“杏花受了伤……”梅花低声问道，“你们守在窗外，怎么会受了伤呢？”

“是一个全身绿气环绕的怪人伤了我……”杏花说，“他穿窗而出，形如厉鬼，我还未来得及举剑攻出，已被他一掌击倒……”

“胡说，这梅花厅中，只有三官主和韩霸两个……”菱花道，“如今韩霸还在这里，三官主……”

只觉话中有语病，急急住口不言。

“是真的，菱花姐，……”杏花说，

“那个人不是三官主，她全身绿气环绕，形同鬼魔，哪里会是千娇百媚的三师父呢？”

菱花怔了一怔，转望着江枫，道，“韩副总管，我师父……”

你师父习练过一种怪异的武功，能使全身散发出青绿的雾气，……”江枫道：“那是很高明的武功，只可惜我们还未分出胜负，诸位就准备进来了，也许是令师不想以那样怪异的形像见你们，所以，突然破窗而去，……”

菱花接道，“师父不是败走，一定还会回来了？”

“对！令师会回来，何况，她带来的帮手，还未出现，诸位请在此等候一会，区区先走一步了。”

不再理会菱花，转身向外行去。

“站住……”菱花冷冷的喝道，“我师父还要回来，你怎么能够

离开这里？你不能走啊！

竟然缓缓向江枫逼了过来。

“菱花，我不想伤害你，令师既然到了长安，不跟我分出高下，绝对不会离开，……”江枫虽仍然带着面具，但他投注在菱花身上的目光，却流现出无比的温柔。

菱花苦笑一下，道，“洛阳居中，有梅花姐姐掌理，我只是在暗中转达令谕，如今，我暴露了身份，师父第一个就不会饶我，当然，梅花姐姐也不会宽恕我，四季花女，一来是亲同姐妹，现在，她们一个个都会把我视如蛇蝎，老实说，我活下去，也有着生不如死之感，你如有意成全我，那就杀了我。”

她说的神情凄然，一闭双目，缓步对着江枫行了过来，一副全心求死的哀伤神情。

“一定要死，你可以自己了断，……”江枫对菱花的印象，本就不好，冷冷接道，“用不着由我代劳。”

韩霸，你肯杀了我，我会得到一个战死的荣誉，我死了会受到组合的敬重，自绝而死，倒也容易，只不过，我将成为组合中的罪人。……”菱花双目未睁，但两行泪水，却眼角中涌了出来，道，“我们有一个严格的规定，除非落在敌人手中，不得自绝，战死在刀剑之下，才是英雄的行径，不论你心中多么讨厌我，但帮一个将死的人一次忙，对你有什么损害呢？”双臂一张，直向江枫扑了过来。

菱花，几时有这个规定了，我怎么不知道呢？”梅花大声喝问。

江枫亦生警觉。

可惜，太晚了。

菱花那一扑之势，快如闪电，双方距离既近，江枫心中又无防备，梅花出声喝问时，菱花已紧紧的抱住了江枫。

当然，江枫有没有把菱花这个小姑娘放在心上，就算被她抱住了又如何？

江枫相信自己的精湛内功，就算菱花全力施为，也一样伤不了他。

可是，她不是菱花，是内宫派来六大杀手中最厉害的一个杀

手，千成女简方妙。

掌指触身，江枫已觉出不对，只觉两支尖锐的细针，刺破了护身真气，顿感惊怒交集，大喝一声，全力劈了一掌。

强猛绝伦的拳势，击中在方妙的前胸之上。

没有人能承受江枫这一记含怒发出的掌力，方妙也不能。

这一掌震碎了方妙五腑内脏，也震脱了她脸上精妙的易容药手，一片片滚落下来，现出了本来面目。

那是个三十几岁的女人，只可惜已被江枫掌力震的五官变形，口、鼻、双耳、双眼中，都有鲜血涌了出来。

好霸道的一掌。

但她双臂仍然紧抱庄江枫不放，当真是死不松手。

梅花无法再控制自己，飞跃到江枫身侧，右手一挥，寒芒闪动，斩落了方妙两只手臂。

方妙已死，尸体倒地。

梅花左手扶住了江枫，道，“你受伤了？”

“伤的很重……”八讽低声道，“不知道什么暗器，刺入我的后背，好象淬有剧毒，我的身体已开始麻木……”

“原来是你这个丫头作祟，吃里扒外，罪该万死……”三宫主推门而入，身后跟着背插双刀的菱花。

梅花脸色大变，……紧咬着牙关，默然不语。

菱花冷笑一声，道，“梅花姐，忍着点嘛！师父一直没有怀疑你，小妹虽然有些怀疑，但你是一方主帅，我可不敢稍有逾越，现在，你自暴身份，这就犯了背叛门户的大罪，那可是唯一的死罪啊！”

梅花似是豁出去了，娇躯一转，挡在了江枫前面，冷冷说道，“我犯了什么法，大师父自会惩治我，现在，请三师父网开一面，放我们一条生路。”

“我们是谁呀！……”菱花道，“也不害羞，叫的那么个亲热怯，我就想不通，韩霸那一点值得你爱，竟然豁上命去保护他……”

“菱花，少说大话，他要存心收拾你，你绝对逃不过他的手掌心

去……”三宫主冷冷说道，“就是师父，如不是早有准备，也一样无法逃得过去。”

菱花微微一怔，道，“我怎么一点也瞧不出来呢？”

“因为他不喜欢你……”三宫主说，“没把你放在眼中，所以，方妙用你的身份，才能接近他。”

菱花只觉这番话字字如刀，刺入了心中，但此番刻薄言语，出自三宫主的口中，菱花只有暗暗咬牙忍受的份了。

三宫主目光转注到韩霸的脸上，笑道，“千面女魅方妙的武功，在当今江湖上，算是一流高手了，但却承受不住你全力一击，但她四枚夺魂神针，是天山寒铁磨制，淬有奇毒，我相信她扑你身上，就是要施展毒针。

你一掌要了她的命，我想信她也把毒针，刺入了你的身上，寒铁毒针，锋刮无匹，不是任何武功能够抗拒，你现在，大概已尝到了毒性发作的滋味了，只怕已无法再和人动手了……。”

江枫感觉到身上的麻木，逐渐在扩大，已然侵入了手臂、双腿。

“其实，用不着杀你了，方妙的夺魂神针，两个时辰之内，能使人全身麻痹、瘫痪，十二个时辰内，必死无疑，……”三宫主叹息一又道，“可惜呀！可惜，如此的美质良才，生命会如此短促，我为君悲，我为己怜，这一份沉深的相思，只有永埋心底了。”

声音突然一变，冷冷说道，“梅花，你自信能够保护他吗？”

“弟子全力以赴……”梅花扬起了手中的短剑，接道，“师父，请手下留情，不要逼弟子拼命。”

“拼命……”三宫主微微一笑，道，“你认为，你能拼么？一招之内，我就可以要你束手就缚。”

“弟子不会束手就缚，弟子会拼上一腔热血，一条性命，……”梅花道，“我会死在韩霸之前。”

“他不会死，可惜的倒是你暴露了身份。……”

张四姑推门一扇窗，飞跃而入。

“张姨，他受了伤……”

梅花似是看到了亲人一般，急急的说道。

“不要紧，我在这里，夺魂神针就是夺下了他的魂，要不了他的命，……”张四姑安慰着梅花，道，“先带他离开这里，……”

“走得了吗？……”三宫主冷冷地道，“你是什么人，口气如此的托大。”

“易花手张四姑，听人说过没有？我的武功不错，也略通五行奇术，能烧出世上最好吃的菜，也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改变一个人的形貌，又善解三毒，所以，我不用习练媚术，也能使男人拜倒在我石榴裙下。”

“听说过你这么一个人，……三宫主道，“想不到今日幸会了，不过，易容术也好，易牙术也罢，想把一个人带离此地，都不是很好的办法，那需要真才实学的武功，张姑娘自诩武功不错，小妹就讨教几招了！”

“我看杀鸡不用牛刀，想打架我来奉陪，拳、掌、兵刃，任凭你选。”随着话声，人影闪动。罗兰已飞跃入室。

她和张四姑走的一个窗户，真不知窗外是否还有别人。

三宫主目光转动，见四季花婢具在厅中，这梅花厅的四周，似已无人防守了。

“看起来，你们在洛阳居安排的人手不少啊！”

“三宫主错了，我们跟你一样，由很远的地方赶来的，张四姑没有工夫陪你，我虽然差了一级，但对付你，相信还可以应付得了。”急行两步，挡住了三宫主，身上的佩剑，也同时出鞘。

三宜主只看了罗兰的握剑手法，心中已明白遇上了剑道高手，不禁一皱眉头，道，“你又是谁？”

“罗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我隐居深山，全力练剑，所以，我剑上的功力，非常的惊人，所以，你最好别和我动兵刃！”

三宫主仔细的打量了罗兰一眼，暗道，“这些人怎么突然在这里现身，而且，个个都非弱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心中念转，人却看了菱花两眼。

菱花心中大急，道，“师父，这些人，从来都没有见过，只怕是梅花姐从中掩护，我才得不到一点消息。”

梅花已背起了江枫，道：“菱花，不要紧，你可以把所有的罪名、错误，都加到我的身上，只要能保住你就行了，三师父恕罪，弟子要先走一步了。”

三宫主很想拦阻梅花，但横剑而立的罗兰，却有着一夫当关，威震全场的气概。

她手中的长剑，只不过斜横身前，但却给人一种压迫的感觉，似乎是整座梅花厅中都在她剑势笼罩之下，那闪闪欲动的剑气随时都可以攻了过来。

那是一种极高的剑术境界，练剑人的精气，已和剑合二为一了。

三宫主为那股冷厉的剑气震慑，竟然不敢出手拦阻梅花。

但张四姑却横一步，拦在梅花身前，低言数语，又取出一粒丹药，投入了江枫的口中。

梅花背负着江枫，穿窗而去。

菱花也警觉到情势不对，罗兰似是给了三宫主很大的威胁，她几乎是提出了直接的挑战，但三宫主却故作不懂，未作答复，立刻说道：师父，敌人众多，咱们也把人手召出来吧！”

三宜主点点头，发出了一声长啸。

不要慌张，我很希望能多见识见识到你们内宫中的高手……”罗兰道，“我也会耐心等着他们。”

言词之间，充满着轻藐的意味。

她练剑数十年，自信在剑术上的成就，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但却一直没机会，让她一显身手，因为，试剑的对象，对付一般江湖人物，就算一口气击败数百人，也显不出她剑术上真正的成就。

但三宫主的身份就不同了。

她不但技艺精湛，和江枫动过手，而且是当今江湖上统治阶层的人物之一，如能把她制眼剑下，这一战必将留传武林。

养精蓄锐二十余年，罗兰心中跃动着挥剑的冲动，脸上神光湛然，长剑上剑气流动。